

恬靜山水誘惑 順應心靈呼喚

厭倦都市逐利夢 白領大理逐夢



「我曾經經歷許多，終於明白什麼是幸福——恬靜的隱居，做些簡單有用的善事，一份有意義的工作，然後休息，享受自然、讀書、聽音樂、愛周圍的人……」在著名電影《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 裡反映主人公心聲的台詞，正在雲南大理的一個小漁村被眾多來自「北滬廣」的白領們變為真正的生活現實。他們放下昔日都市生活的喧囂、繁忙、疲憊、疏離與妥協，在洱海邊依水而居，享受自己建蓋房屋的樂趣，與父母妻子兒女相伴，與大山大水相對，看山看海看雲，過着自己夢想了許久的恬靜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看山看海看雲，雙廊生活恬靜自然。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攝

在這個叫雙廊的漁村，你總能發現生活的無限可能。不論是從逐浪上海灘到客居山水間的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的高管，還是從北京舉家喬遷至此創辦山居學堂，還是來自廣東的建築設計師在此建蓋一座院落，給一雙兒女一個有院子的童年，還是來自上海的自由藝術家在自家的院落裡教授當地的大媽阿婆畫畫，還是20出頭的北漂一族背起行囊走過千山萬水，行走至此落腳客棧靠自己的設計創意為客棧服務，免去住宿和餐飲費，便可盡享「裸旅」的經濟自在。

昔逐浪上海灘 今客居山水間

早晨的雙廊漁村，粗壯的大榕樹在清晨淡淡的水汽裡透出夢幻的綠，寧靜而清新，不時從洱海吹來的海風透着初春清爽的氣息。上海人丁磊在自家客廳裡慢慢泡上一壺茶，和家人一起商量今天的午餐，窗外便是碧波蕩漾的洱海。

2年前，這個昔日在上海從事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的高管對重複工

作帶來的厭惡感已到了無法妥協的地步，便在姐姐的建議下到雙廊看看。不曾想，一來便愛得不願歸還。僅用一個月時間就辭職，賣房，奔赴雙廊，租地，建房，開始面朝大海、自由的田園生活。在這方山水間，他可以安靜下來思考一些最初衷的問題，再也不用慮明天要發生或未發生的事，從堅信「在上海灘有什麼不是搶回來」蛻變為「在雙廊，生活和錢多錢少沒關係」。

陪着孩子成長 原來如此喜悅

「記得我剛到雙廊的那一年，村裡有戶人家僱的漁民外出打漁翻船死了。這家僱主為此要賠償一大筆錢，但他家無力償還。村裡人便自發捐款，一夜間就幫這戶人家湊夠了錢。當時我被這樣一個互助小社會裡透出的濃濃人情味驚住了。在這裡呆了，我發現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村子裡再平常不過。鄰里之間互助往來，對於他人的幫助在漫長的歲月中慢慢還給對方，人與人的交往充滿溫暖。」

人性的溫情、山水的開闊、生活和事業的相互兼顧，可以去掉原來因妥協不能去做的事情……丁磊在看得見海的窗前，細數自己到雙廊後從生活到心靈的諸多收穫。「在上海，早晨泡上的那壺茶忙得來不及喝上一口；在雙廊，早上悠悠泡上一壺茶與家人或三五好友倚着窗邊坐下，看着海景邊聊邊喝，沒有比生活更重要的事；在上海，家只是睡覺的地方；在雙廊，家是和愛人一起探討中餐吃什麼，一起創製美味糕點，一起看日落日出雲捲雲舒，一起等待新生命降臨充滿着生活氣息的幸福天地；在上海，哪裡也去不了；在雙廊，哪裡都能去了；在上海，人的相處實際又疏離；在雙廊，你會為一個人簡單純樸的性情而喜歡他。大山大水讓人性情開闊，緩慢的生活節奏、溫暖綿長的人際往來，讓心產生從未有過的安定感。」

建成的房子2間用於自住其餘對外經營，「這樣既能養活自己又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關於以後，丁磊覺得再也沒有比大量的時間陪着孩子成長，看着他一天天長大更讓他感到驚喜的了。

日益增多的「新雙廊人」到雙廊生活居住或從事客棧生意，也令這座昔日的小漁村正從一個農業社會快速步入服務業社會。據介紹，5年前雙廊只有5家客棧，目前正在申請的就達近80家，預計兩年內雙廊的客棧將可能達到150多家。有數據顯示，雙廊年接待遊客達90萬人次，社會收入達8,000多萬元，新增就業崗位200個。據當地人介紹，沿海一帶的農家院落幾近租光，租金也從3年前的

貼在雙廊巷口的白族農民畫展的宣傳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攝

話你知：

雙廊位於洱海東北岸，大理市東北部，素有「大理風光在蒼洱，蒼洱風光在雙廊」的美譽。雙廊古漁村範圍包括雙廊、康海、天生營、大建旁、島依旁5個自然村，面積約109.8公頃。沿湖有眾多名勝古跡及人文景觀，居民建築保持了典型的白族建築群落，尤以精湛的雕塑和彩繪藝術而著稱於蒼洱一帶。

有紅色屋簷的就是丁磊在雙廊建蓋的房屋。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攝

藝術家組畫社 教授婆婆畫畫

八、九千一年增加到如今的十多萬一年。除經濟生態的變化，在雙廊獨特的文化氣息也正在形成。在春節前夕的雙廊巷口，寫有「雙廊白族農民畫展」的告示裡，標注在一個叫白日的地方初一到初七將舉辦農民畫展，「特別歡迎奶奶媽前來參觀」。

來自上海的藝術家沈建華不但收了鄰居的白族小伙做徒弟，還組建了一家白族農民畫社，由畫社供畫筆、畫布、顏料、工作室和免費指導繪畫技巧，教授當地的奶奶和阿婆畫畫，已有阿婆的畫在畫展上被人購買收藏。沈建華還和村裡合辦了一份鄉村畫報《雙廊雙廊》，講述雙廊的生活、風俗、農業、人物及在外漸已失傳的手藝。

快樂實驗學堂 培育追夢少年



蒼山學堂外的自然景觀。 (圖片由陳陣提供)

在北京生活16年的陳陣，花了三年時間踩點，才尋找到大理這個自然宜居的山川之地。既想和家人過上遠離都市的自然生活，又想給孩子一個依山傍水、親近自然，逃離無聊的作業和考試的學堂，陳陣在蒼山洱海間創辦起蒼山學堂，太太則打理在雙廊的客棧。

曾做過教育記者的陳陣，對教育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教育真的需要像體制學校那麼痛苦和無奈麼？」在蒼山洱海間一個叫桃溪谷的地方，創辦的蒼山學堂就是一間讓孩子快樂成長的實驗型的小私塾，學堂效仿有九十多年歷史的英國夏山學校，給孩子自主和選擇權，讓學校適應孩子。學堂裡沒有必修的功課，所有課都由孩子選擇上或不上；沒有作業，沒有考試，把時間和選擇權全然放給孩子，讓他們找到自己喜歡和想要做的事，並最終成為自己。課程包括中醫、武術、易經、採茶製茶課、科學課、陶藝課。學校的老師是自願參與這項教學創新的志願者，來自中國、德國、美國、英國等地。

環球遊學 萬里路勝萬卷書

上不上那門課程都由孩子們自己決定。「有一次中醫課，孩子們集體不願意上，讓上課的老師很尷尬，但我們還是遵照孩子們的意思，最終沒上這堂課。就想讓孩子們像一朵花一樣想怎麼長就怎麼長。可是我們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給予孩子們的自由邊界的度越來越寬，要到一個怎樣的度才是合適的，我們還不太好把握。」今年三月，蒼山學堂將帶領4名學生開始環球遊學，將行走東南亞、中東、美洲、歐洲等地區，歷時5年。「希望通過這樣切實的遊歷，能讓孩子們真正認識自己和世界。萬水千山走過，讓孩子們成長為敢於追尋自己的理想，有所敬畏又無所畏懼的人。」



蒼山學堂的孩子們在野外上科學課。 (圖片由陳陣提供)

原住民：

喜漁村繁榮 憂恬靜漸褪

剛30出頭的楊慧軍是土生土長的雙廊人，從小家裡以打漁為生，2008年在自家靠海的院落裡開了一個餐廳，近年來隨着雙廊外來人口的增多和沿海客棧經濟的興起，他考慮着把自家寬敞、有很好海景的院落改造成別具特色的客棧。「外來經營客棧的人在設計、經營方式方面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現在我正在學習，希望三年後能建起有自己風格的客棧。」楊慧軍的生活軌跡代表了一部分雙廊人生活軌跡的變遷。

隨着雙廊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日益為外界所知，以及外來居住者的日益增加，經營客棧正成為當下雙廊最為火熱的行業。而日漸興隆的旅遊業，也讓當地人和新來的外來居民開始為如何保持雙廊寧靜及其特有的氣質所在而思考。

給孩子一個有庭院的童年

「滄海一粟」客棧的主人林燦是最早一批和家人移居雙廊的人。一次旅行偶遇雙廊，他和妻子都喜歡得不得了。妻子曾說，要是能在海邊建一幢房子，住上幾年就知足了。想不到竟夢想成真，租下20年的地，在2009年初建起「滄海一粟」客棧。「客棧名源於蘇軾『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體現其中表達的豁達超脫的生活態度。」

這個甲級設計院的專業設計師，拋下廣州的高薪生活到雙廊建屋常住，坦言在此收穫開闊的自然山水、明媚的冬日陽光、涼爽夏日海風、鮮美的洱海魚、質樸的民風等諸多天然美

好。小時在廣州的農村長大，林燦認為那是一生最難忘的時光。作為一個父親，他想給孩子一個有院子的童年。「雙廊靠海靠山，與自然親近的氣質，能讓孩子內心充滿力量。」

在最近的博客裡，林燦寫到：「有一天早上醒來，孩子問洱海的水是從哪裡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是怎麼來的？……海邊平台的木欄杆褪色了，院子裡的梧桐樹又長高了一大截，紫色的三角梅也已爬上了草棚，連石頭牆腳的沙池都長出了雜草。在院子裡嬉戲打鬧的孩子，是他們快樂的時光，也是我最愜意幸福的時刻。」